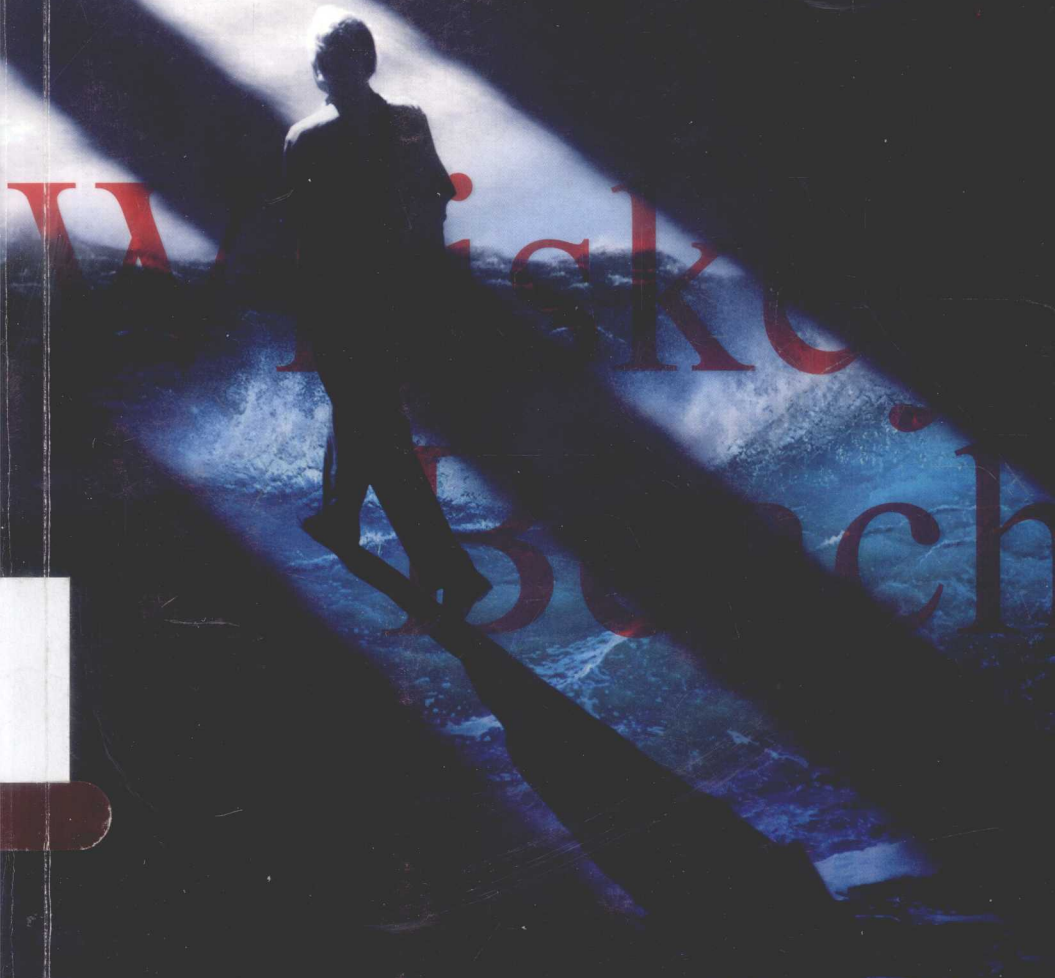


Nora Roberts

[美] 诺拉·罗伯茨 著
梅静 译

威士忌 海滩



漓江出版社

威士忌 海滩

[美] 诺拉·罗伯特 著
梅静 译

Whiskey Beach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WHISKEY BEACH

by Nora Roberts

Copyright © 2013 by Nora Robert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:20-2013-2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
威士忌海滩 / (美) 诺拉·罗伯茨著; 梅静译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5. 11

书名原文: Whiskey Beach

ISBN 978-7-5407-1573-2

I. ①威… II. ①罗… ②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4889号

策 划:刘 鑫

责任编辑:刘 鑫

装帧设计:居 居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15.25 字数:350千字

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绿龙、光明、黑暗，

满是毒蛇的大海。

——詹姆斯·艾尔劳埃·弗莱克

献给我的儿子和女儿们。

谢谢他们给予我的,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。



黑暗

芸芸众生

都在无声无息的绝望中度日。

所谓的听天由命

更是确定无疑的绝望。

——亨利·大卫·梭罗

第一章

大雨夹着雪花，漫天飘洒。布拉夫府的影子透过阴冷的雨雾，在南面峭壁传来的明灭强光中，长长地漫过威士忌海滩，岿然不动地迎向冰冷狂暴的大西洋。

它说：“只要你在，我就在！”

三百多年来，尽管经历过一两次整修，这幢雄伟的三层府邸仍矗立在崎岖的海岸上，透过幽暗的窗户，凝望汹涌澎湃的大海。

曾经，它只是间小石屋。现在，还贮藏在这里的一些工具和园艺用品仍述说着它最初的简陋，述说着那些敢于跨越凶猛无常的大西洋，坚持在这片砾石遍地的新大陆开创新生活的人们。如今，绵延不绝的金色沙堤，蜿蜒的山形墙，和用当地石材建起、早已被风雨侵蚀的大阳台，都昭示着它昔日的辉煌。

它挺过了肆虐的风暴，任凭人情冷暖、人心叵测；它经历了繁华光景，也扛过了艰难时世。

在这方院墙里，兰登家族度过了一代又一代。他们在这里出生，又在这里死去；在这里欢笑，也在这里悲伤；在这里描画未来、茁壮成长；在这里繁荣，也在这里凋亡。

有时，它像马萨诸塞州那片礁石林立、大气恢弘的北海岸一样，被强烈的灯光照得雪亮；有时，它又蜷着身子，隐匿在黑暗里。

它已矗立很久。如今，它只是布拉夫府。一幢以昂然之姿，立于这片大海、这片沙滩，以及威士忌海滨区的府邸。

过去那可怕的十一个月，已经完全颠覆了伊莱·兰登的生活。对他来说，这里即便不是避难所，也是他唯一的容身之地。

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。

从波士顿一路往北，在湿滑的公路上开了两个半小时，他已筋疲力尽。然而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大多数时候，疲惫都像情人一般，拼命取悦于他。于是，他依然坐在屋外。黑暗中，大雨夹着雪花，狠狠地刮过挡风玻璃和车顶，可他还在犹豫不决：是咬咬牙进屋，还是就睡在车里？

傻透了，他想。几步外的大房子里就有舒适的床，当然不能干坐在这里。

可他又实在不想到后备箱里去拖行李，于是转而抓起邻座上的两个小包。包里装着手提电脑和一些生活必需品。

从车里爬出来时，雨雪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，大西洋呼啸而至的冷风，打破了表面的死寂。巨浪砸向岩石，拍过沙滩，隆隆声不绝于耳。伊莱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房门钥匙，踏上宽阔的石头门廊，躲进屋檐下。门廊前方那对巨大的双开门，是一百多年前用从缅甸进口的柚木雕琢而成的。

两年，差不多快三年了吧。他寻思着上次来这里的时间。他太忙。生活、工作，还有那场糟糕的婚姻，都让他抽不出任何周末或短暂的假期，驱车前来看看自己的奶奶。

当然，他是陪过她的。永不服输的赫斯特·霍金·兰登每次到波士顿，他都会陪她。他会定期给她打电话、发电子邮件，或通过脸谱网和网络电话跟她联系。赫斯特应该已经快八十了，但还是会无比热情和好奇地接受科技与新事物。

他会带她一起吃饭、喝酒，记得给她送花、贺卡和礼物，并在圣诞节和重要的生日时，带着自己的家人，与她相聚。

可这些，他边开门边想，都不过是没抽空或者说没能挤时间回威士忌海滩，回到这片她最爱的地方，真正好好陪陪她的借口罢了。

他终于找对钥匙，打开了门。踏进屋后，他啪地按亮了灯。

他发现，她换了些东西。不过，奶奶勇于改变的心，跟热衷传统的心是一样的。这样很不错，她就适合这样。

多了些新的艺术品——色彩柔和的海景画和园艺作品，在深棕色的墙上显得格外分明。他一进门便扔下了包。好一会儿，他就那么四下环顾着富丽堂皇的门厅。

兰登瞥向楼梯。端柱上那露齿而笑的古怪滴水嘴，还是他弄来的呢。楼梯蜿蜒而上，分别向左右两侧弯出一个优雅的弧度，通向南北两翼。

卧室多得是，他想。只需爬上楼梯，随便挑一个就成。

不过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

他反而径直走向客厅。客厅高高的拱形窗正对着前花园。或者，也可以说那些窗子就是严冬张开的利爪。

奶奶已经两个月没回家，屋里却纤尘不染。圆木反射着青金石炉框的幽光，静静地躺在壁炉里，随时都可以点燃。奶奶赞不绝口的赫普尔怀特桌上摆着鲜花。三张沙发绕着屋子摆了一圈，蓬松舒适的靠垫似乎随时欢迎来人坐下。栗色的宽板木地面光亮如镜。

她让人来过，他寻思着，揉了揉隐隐有些发疼的前额。

她告诉过他这事了，不是吗？她说过要找人照看这里。她找了个邻居，帮着干繁琐的日常清洁工作。这话他没忘，只是近来常犯糊涂的脑子，一时间没想起这事而已。

现在，照看布拉夫府成了他的工作。他要料理这里，用奶奶的话来说，要保持这里的人气。她还说，这或许也能让他恢复点生气。

他拎起包，望了眼楼梯，接着便顿住了脚步。

奶奶就是在楼梯脚被发现的。一个邻居发现了她。是同一个邻居

吗？那个帮她打扫清洁的人？谢天谢地，有人过来看她，发现她浑身淤青、头破血流地躺在那儿，早已不省人事。此外，她不仅断了一条胳膊、几根肋骨，髌骨骨折，还有些脑震荡。

她很可能就这么死掉的，他想。她那近乎顽强的生命力，让医生们都惊讶不已。家里没人会每天关照她，没人会想到给她打电话。如果她一两天没有音信，也不会有人——包括他自己——感到担心。

赫斯特·兰登独立、顽强、坚不可摧。

若没有那个邻居和她自身顽强的毅力，这场可怕的坠落事件，很可能就会要了她的命。

现在，她正在他父母家养伤。她要一直待到人们认为她足够强壮了，才能再回布拉夫府。要不然，就是他父母想到什么办法，把她暂时留在了那里。

他很希望她能回到这里，回到这幢她热爱的房子。然后，像往常一样，端杯马提尼坐到阳台上，遥望夜色中的大西洋。或在花园里漫步，兴许还支起画架，描摹一番。

替自己倒第二杯晨间咖啡时，他脑中浮现出她活力四射、坚忍不拔的模样，却不忍回想她遍体鳞伤、无助倒地的情景。

所以，他一定会尽力照料这里，直到她回来为止。他也定会让这屋子如以往的自己一般，充满生气。

伊莱拎起包，往楼上走去。尽管拜访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，间隔时间也越来越长，他还是挑了以往常住的那个房间。林赛讨厌威士忌海滩，也讨厌布拉夫府。他们的到访，往往都会引发一场让他左右为难的冷战——一边是礼貌僵硬的奶奶，一边是冷嘲热讽的妻子。

现在想来，所以他才采取了最简单的处理方式。他应该为此而内疚，为自己不再到这里来而内疚，为奶奶来波士顿时，自己却找借口没能多陪她一会儿而内疚。然而，时光无法倒流。

他走进卧室，发觉这里也摆上了花。眼前仍是柔和的绿墙，上面挂

着奶奶的两幅水彩画。他一直都特别喜欢这两幅画。

他把包放在雪橇床床脚的一张长凳上，脱去外套。

这里一切如旧。窗下摆着一张小桌，宽大的中庭门直通向阳台，靠背扶手椅和小脚凳上盖着他曾祖母很久以前缝制的罩单。

长久以来的第一次，他突然有了，或者说几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。他打开包，翻出盥洗包，接着又找了几条干净毛巾和几块贝壳香皂。浴室里弥漫着一股柠檬香。

他脱掉衣服，看也没看镜子一眼。不用提醒，他也知道过去这一年来，自己瘦了，还瘦了不少。他转向淋浴，站到喷头下，希望热水能带走一些疲惫。经验告诉他，如果筋疲力尽地上床，不仅睡不踏实，即便醒来，也会有种挥之不去的宿醉感。

踏出淋浴时，他从那堆毛巾中随手抓过一条，就开始擦头发。一丝柠檬香再次钻入鼻端。这潮湿的香气缭绕在他脖颈间。他那暗金色的头发，已经比二十岁出头时还长。但将近一年来，他都再没见过经常给他剪头发的恩里克。他几乎已经不需要剪一百五十美元一次的头发，或继续留着那些意大利西装和皮鞋了。

他已不再是那个衣着光鲜、拥有转角办公室、能迅速联系到高级合伙人的刑事律师。那个男人已经随林赛一起死去。而他，只是还未意识到这点而已。

他抖开跟毛巾一样洁白松软的羽绒被，钻进去，关掉了灯。

黑暗中，他能听见大海沉稳的咆哮声和雨雪砸在窗户上的嘶嘶声。他闭上眼，像之前的每个夜晚一样，期待能有几个小时，忘却一切。

他能期冀的，也就只有这几个小时了。

※

该死的，他简直要气炸了。在冰冷的大雨中一路驶来时，他就觉得，说到惹怒自己，绝对没人比林赛更内行。

那个该死的婊子！

显然，她的想法和道德观跟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同。他肯定，她不仅设法让自己相信，也让她那些朋友、她妈、她姐和上帝相信，两人婚姻恶化，全都是他的错。两人从婚姻咨询发展到临时分居，继而到打官司准备离婚的地步，也都是他的错。

她劈腿整整八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她争取临时分居前五个月，就已红杏出墙！这他妈也是他的错！但不知怎地，他还是赶在签字离婚、让她把什么好处都捞走之前，发现了她的撒谎和欺瞒。

于是，两人都勃然大怒。他为自己当了这么久傻瓜愤愤不平，而她，则因东窗事发大为光火。

那天下午，两人在她兼职的画廊当众大吵一架，却无疑都是他的错。时机不对，也着实有失身份，这点他承认。可现在呢？他一点也不在乎了。

她如此难堪，仍旧都得怪他。在剑桥一家酒店的大厅里，他妹妹曾亲眼目睹他已分居的妻子跟另一个男人搂搂抱抱，走进电梯。

特里西娅或许等了一段时间，才把这事告诉他。不过，他没法怪她。这话毕竟太难启齿。他又消化了两天，才打起精神，雇了名私家侦探。

八个月，他脑中再次浮现出这个数字。她和别的男人在酒店、小旅馆，还有天知道什么地方同床共枕。不过，好在她还没蠢到在家胡来，不然，邻居们会怎么想？

也许，他不该仗着私家侦探的报告和一腔怒火，就到画廊找她算账。也许，两人都应理智些，不该从画廊一路吵到大街上。

但这般窘境，他们都得承受。

他只知道一件事：现在，对她来说，结果已经不会太过美好。一切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还有什么必要严格执行婚前协议？事情马上就结了。等她从慈善拍卖会回来，就会发现他已经拿走在佛罗伦萨买的

那幅画和他曾祖母的德科钻石戒指。至于那套他不怎么感兴趣，却也算得上家宝的银质咖啡杯碟，她要是敢算作共同财产的话，他绝对会发飙。

她马上就会发现，自己又有一场新仗要打了。

这么做也许小气又愚蠢，但也可能合该如此。他无法在看穿这愤怒和背叛后，依然毫不在乎。暴怒之下，他把车停在了波士顿后湾区家中的车道上。他曾相信，对于已然出现裂痕的婚姻来说，这幢房子将是一个坚实的基础。他也曾希望，有一天，孩子们会在这里快乐成长。他和林赛为这幢房子添置家具，就各种细节再平常不过地展开讨论，并最终达成一致的那一小段时日里，这幢房子也曾弥补两人之间的那些裂痕。

现在，他们却不得不卖掉它，带着自己那一半可怜的财产离开这里。短期内，他宁愿租一套公寓，也不想再买房子了。

他从车里爬出来，钻进雨中时，心里还在想：也没必要再进行什么争论、辩驳或协商了。

向着前门一路小跑，他感觉到一阵轻松。再也没有冷战，没有更多可能性，也不必假装他的婚姻还有救，或应该被挽救了。

也许她那些谎言、欺瞒和不忠之举，也是帮了他一个忙。

现在，他可以心安理得、毫无遗憾地离去。

不过，走之前，他最好还是能带走那些属于他的东西。

他打开门，踏进宽敞优雅的门厅，然后打开警报器，输入密码。她要是改密码，他也带了身份证，上面有他的名字和这里的地址。他已经想好怎么应付警察或任何安全问题。

他就说妻子换了密码——事实也的确如此——他却忘了。

可她没换。这个事实让他既松了口气，又觉得受到了侮辱。她以为自己太了解他，笃定他不会在未经自己允许的情况下，踏进这幢也属于他的房子。他同意搬走，给彼此留点空间，所以他从未擅闯此地，也从未逼得太紧。

她肯定以为，他会继续该死地文明下去。

她很快就会发现，其实自己压根就不了解他。

他站了片刻，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屋中的宁静。一片中性色调里点缀着几抹张扬的亮色，各种新老样式巧妙交织，透出几分古怪的意趣。

他不得不承认，她很擅长这个。她知道如何表现自己、表现她的家，也知道怎么成功地举办派对。在这里，他们有过美好的时光，快乐、满足，无比融洽。他们有过水乳交融的性爱，也曾共度一个又一个慵懒的周日清晨。

情况怎么会变得如此糟糕？

“该死的。”他嘟囔了一句。

快些进去，然后赶紧出来，他对自己说。待在这屋里，就够让他沮丧的了。上楼后，他径直走进主卧外的客厅，发现行李架上有个装了一半的旅行袋。

他想，她想去哪儿，就他妈的能去哪儿。或许有情人相陪，或许没有。

伊莱集中精力，开始寻找他想要的东西。在壁橱里输入了保险箱的组合密码后，他直接跳过现金、文件和那一个个装着首饰的珠宝盒。这些珠宝要么是多年来他买给她的，要么就是她自己买给自己的。

只要戒指，他对自己说。只要那枚兰登家的戒指。他仔细翻找着保险箱，一看见那枚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戒指，就一把揣进了夹克口袋。他关好保险箱，正要下楼，突然想起自己应该带点泡泡纸，或别的什么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东西，把那幅画包起来。

他决定抓几条毛巾，替画挡挡雨。于是，他从壁橱里拉出几张浴巾，便继续往前走。

快些进去，然后赶紧出来，他又对自己说了一遍。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想远离这幢房子，远离那些美好和糟糕的回忆。

他来到客厅，从墙上取下那幅画。画是他在度蜜月时买的，因为林

赛对它如此着迷：耀眼的阳光下，橄榄树丛前的那片向日葵，是那般地质朴和迷人。

他一边用浴巾包画，一边回想着。在那之后，他们也买过别的艺术品：画、雕塑，当然还有更昂贵的陶器。这些都算共同财产，都可成为谈判内容。唯独这幅画，不行。

他把包好的画放在沙发上，伴着屋外呼啸的风雨，穿过客厅。她会不会正开车回来，好收拾完行李，连夜赶到情人那儿去？

“尽情享受这最后的时光吧。”他喃喃道。因为明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打电话给离婚律师，然后彻底摆脱婚姻这道枷锁。

从现在开始，他要直奔主题了。

他转进那个被他们改造成图书室的房间，按下电灯开关。冰冷的灯光喇地扫过房间。他看见了她。

雷声阵阵，他脑中霎时一片空白。

“林赛？”

他一个踉跄，又拍到了开关。眼前的一切简直令他难以接受。

她侧躺在壁炉前。血，白色大理石和黑色地板上，到处都是血。

她的眼睛，那双曾一度让他痴迷不已，犹如醇香巧克力的眼睛，已如玻璃般毫无生机。

“林赛。”

他蹲在她身侧，抬起地上那只似乎还在拼命往前伸的手。他发现，她已冰凉。

※

布拉夫府，伊莱终于摆脱这个反复出现、满是鲜血和震惊的噩梦，回到阳光下。

他迷迷糊糊地坐了一会儿，瞪大眼睛扫视了一遍房间，才随着渐渐平复的心跳，想起一切。

布拉夫府。他到布拉夫府来了。

林赛已经死了将近一年。后湾区的房子终究还是出售了。那场梦魇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。即便现在，他也能觉出它的鼻息喷在自己脖颈间的感觉。

他推了下头发，想哄骗自己继续睡下去。可他知道，一闭上眼睛，他又会回到那间小小的图书室，回到被谋杀的妻子身旁。

可他又想不出一个下床的好理由。

他好像听见了音乐声，模模糊糊的，从远处传来。那该死的音乐是怎么回事？

过去的几个月他都住在父母家，所以早已习惯各种噪音：人声、音乐声，或电视发出的嗡嗡声。可这里不应该有音乐，或任何其他声音啊。这里只会有风声，或大海的声音。

是他打开了收音机或电视机之类的东西，结果忘了关？由于他长久以来的持续低迷，也不是头一次发生这种事了。

他想：好吧，这是个起床的理由。

因为没把包里的其他东西拿上来，所以他只得拽过昨天穿过的那条牛仔褲，抓起衬衫，边穿，边朝卧室外走去。

快走到楼梯口时，他觉得那声音不像是从收音机里发出来的。或者说，不仅仅是收音机里的声音。穿过大厅时，他很容易便听出那是阿黛尔的声音。不过，那里头又明显夹杂着另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两股声音彼此交织，形成了一道热情洪亮的二重唱。

他循着声音，一路穿梭着，朝厨房走去。

厨房台面上摆着三个布购物袋，阿黛尔的那位合唱伙伴正伸手从其中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小把香蕉，放进那个已经装上苹果和梨的竹碗里。

这情景让他脑子都有点转不过弯来了。

她声音很大，却很好听。虽然没有阿黛尔那种魔力，但已经很不错